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民间主题

罗强烈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民间主题

罗强烈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民间主题

罗强烈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昌黎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7.125印张 138,000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900 定价:11.30元

ISBN7—202—02075—0/I·458



作者简介

罗强烈，男 36 岁，生于四川古蔺，长于贵州仁怀，如果不受行政区划的分割，应该说是大娄山中赤水河上人。1982 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和大多数北京人一样在一家单位谋生，业余从事文学写作。著有文学评论集《星期日评论》、文学史论专著《原型的意义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美术史论专著《贵州现象启示录》、文学评论集《罗强烈文学评论选》，散文集《寻找格林先生》、《逃向绘画》、长卷散文《故乡之旅》。

顾问：	汪曾祺	
主编：	李洁非	谭 湘
策划：	郭明义	谭 湘
责任编辑：	崔 玮	
装帧设计：	慈向群	
美术编辑：	马少华	
责任校对：	王雅丽	

总 序

汪曾祺

中国散文，浩如烟海。

先秦诸子，都能文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从容潇洒。孟子滔滔不绝。庄子汪洋恣肆，都足为后人取法。

中国自来文史不分。史书也都是文学。司马迁叙事写人，清楚生动。他的作品是孤愤之书，有感而发，为了得到同情，故写得朴朴实实。六朝重人物品藻，寥寥数语，皆具风神。《史记》、《世说新语》影响深远，唐宋人大都不能出其樊篱。姚鼐推崇归有光，归文实本《史记》。

中国游记能状难写之情如在目前。郦道元《水经注》写三峡，将一大境界纳为数语，真是大手笔。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鱼之动态写水之清幽，此法为

后之写游记者所沿用，例不胜举。

韩愈文章，誉毁不一，我也不喜欢他的文章所讲的道理，但是他的文章有一特点：注重文学的耳感，即音乐性。“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读来朗朗上口。“上口”是中国散文的一个特点。过去学文章都要打起调子来半吟半唱，这样才能将声音深入记忆，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文化有断裂。有人以为“五四”是一个断裂，有人不同意，以为“五四”虽提倡白话文，而文章之道未断，真正的断裂是40年代。自40年代至70年代几乎没有“美文”，只有政论。偶有散文，大都剑拔弩张，盛气凌人，或过度抒情，顾影自怜。这和中国散文的平静冲和的传统是不相合的。

“五四”以后有不多的翻译过来的外国散文，法国的蒙田、挪威的别伦·别尔生……。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泰戈尔。但我对泰戈尔和纪伯伦不喜欢。一个人把自己扮成圣人总是叫人讨厌的。我倒喜欢弗吉尼·吴尔芙，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人世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漫漫的。

文章的雅俗文白一向颇有争议。有人以为越白越好，越俗越好。张奚若先生在当文化部长时曾讲过推广普通话问题，说“普通话”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话犹如此，文章就得经过加工，“散文”总是散文，不是说出来的话就是散文，那样就像莫里哀戏中的人物一样，“说了一辈子散文”了。宋人提出以俗为雅。近年有人提出大雅若

俗。这主要都是说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总得要把文言和口语糅合起来，浓淡适度，不留痕迹，才有嚼头，不“水”。当代散文是当代人写，写给当代人看的，口语不妨稍多，但是过多的使用口语，甚至大量地掺入市井语言，就会显得油嘴滑舌，如北京人所说的：“贫”。我以为语言最好是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

我和这套文丛的作者都不熟，据闻大都是中青年文艺理论家，他们的文章较有深度，有文化气息。他们是可能成为当代散文的中坚的，希望他们既能继承中国散文的悠久传统，并能接受外国散文的影响，占一代风流，掬百年余韵，是为序。

目 录

山 中 的 路	1
妈 妈 与 孩 子	6
祖 母 的 两 棵 树	14
晒 太 阳	18
故 乡 的 葬 礼	21
太 阳 雨	26
乡 村 小 学	29
公 路 与 盐	34
乡 愁	40
萤 火 河	44
自 画 像	47
村 屋	58
故 乡 的 路	62
故 乡 的 传 说	67
废 墟	89

入骨的冬天	93
往事如风	95
山之歌	108
酒与山寨	112
空手场	117
外地人	125
唱山歌	129
民间主题	136
逃向绘画	144
寻找格林先生	151
北京的胡同	156
城市的日落	159
四季的太阳	162
虚构雪境	165
五分钱的浪漫	170
西藏爱好者手记	174
语言问题	190
来和去	195
峨嵋日出	200
《寻找格林先生》自序	203
《罗强烈文学评论选》自序	207
智慧的文体	213
散文的理想	217

山中的路

这是我少年时期的一段经历，也是后来在心里升华出的一个意象。经历孕育出意象，意象使经历闪光。我想叙述的，正是那一段在一个浪漫的理性主义者的记忆中永远闪烁着童话色彩的独特经历。

曾经有四年时间，准确地说是四年时间中的严寒和酷暑，我都要独自步行往返于黔北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那时，我因家境贫寒，从四川流落到贵州的仁怀一中求学，寒来暑往的假期，便要在同样难分难舍的母亲和学校之间来回奔走。川黔边境上的赤水河两岸的群山，群山中曲曲弯弯的石板小路，就这样在我的人生中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迹。

为了叙述的方便，请你先翻开一幅比例较大的祖国地形图，用目光找到西南腹地的黔北高原——那一抹标示山脉的棕黄色块，然后展开你关于山的想象，活现出它的具体形貌。二十世纪的一位伟人，曾经对这里的山

形有过一番悲凉的感慨：“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少年时期的我，就总是背着一个似乎永远也摆不脱的像命运之环一样的又红又大的太阳在这如海的苍山中踽踽独行着。与那层层叠叠的群山比较起来，我简直就像一只渺小的蚂蚁，为了生存，几乎是无望而艰难地行走。当时的全部心理，都凝结成一个意向：朝前走！因为我时时感到一种大山的恐怖，我不愿自己幼小的生命，像一片秋叶一样凋零在这阒无人迹的群山之中。

我行走在赤水河两岸的小路上。灰白色的石板小路，在青苍朴野的山色中，像影子，像精魂，不屈地向前延伸；眼看着它在山崖的云端处折断了，然而走过去，它却又从谷底爬了上来。不尽的山路，总是在我的眼前延伸。在这条山路上，曾经演出过两场惊心动魄而结局不同的历史活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农民领袖石达开和他的义军残部，也从这条山路上走过去，但他们仅仅走到大渡河边，便全军覆没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和他的红军，也在这里四渡赤水，和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然而，他们却从这条山路上走过去了，走到了陕北延安，又走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前。如今，沉沙折戟，尸骨枯冢，在这片大自然中已经渐渐隐退了，就像一出早已闭幕的历史剧，只剩下一个空旷寂寞的舞台。

历史只能从记忆中召回，深邃的群山却默不作声。然而，这之中，似乎也就在向我们昭示着一些什么。

终于到了鲤鱼滩。翻过那一座大山，离家就不远了。那一片我极为熟悉的茅草屋顶下，妈妈一定在灯下静静地盼望着自己的儿子。如豆的灯光，闪烁闪烁，像生命

那样微弱，却也像生命那样顽强。又一个灵魂的呼唤，像火焰一样在我的心中燃起。

但是，鲤鱼滩却也是我的行程中最艰难的一段山路。两岸连山，遮天蔽日，滩陡水急，涛声雷鸣。我在河边呼叫对岸的渡船，我拼足底气叫出的声音，依然是那样微弱，只在峡谷中回荡了片刻，就被拍岸的惊涛撕成碎片吞噬殆尽了。我抬头望着那一线蓝天，突然感到对岸的悬崖森然欲搏。我不断地叫喊，声音又被无情地吞噬。一种恐怖和悲凉的情感，便从我幼小的心田里油然而生。不过，对岸的渡船，终于还是像一张秋叶一样，从那苍茫的水面上飘了过来。

过河之后，摆在眼前的，便是那条二十多华里的山路了。我眼角还挂着惊恐的泪花，不屈地凝视着面前这条山路。灰白色的石板小路，像一条闪闪烁烁的烟缕一样，从奇峻的山顶缭绕下来，默然无语地铺展到我的脚下。据老年人说，当年的石达开残兵，曾经把无辜的良家妇女杀死在这山路上；后来散失在这山路中的红军伤员，也往往因为带了一条军毯和几个铜板，而被饥饿煎熬的山民野蛮地扔进林中黑洞。山路，就是这样一条无情的山路。

然而，我还是迈动疲惫的双腿拾级而上了。路上的石板，还留着旧社会背盐巴过贵州的山民们的脚印，每一块石板深深的脚窝里，当年一定都灌满了山民苦咸的汗水。就是在这段路的山脚，妈妈从贵州给我联系好亲友和学校回来，便遭大雨了，山雨如豆，铺天盖地，妈妈只是稍微躲了一阵，还是冒着雨赶路，等回到家里把

我从梦中扶起来时，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又被体温蒸干了。也是在这段路的山顶，弟弟提着马灯送我，希望我少晒一点毒热的太阳，妈妈把黑暗之前的那一缕白光当成了黎明的曙光，把我们从梦中催上山路，我们走到这山顶，天色反而越来越暗，我和弟弟便在这山顶睡了一觉，天亮了才在这无人的山路上分手。山路，就是这样一条艰难的山路。

山路的两边，是一片默不作声的枞树林子。虽有清风徐来，仍然难消酷暑的溽热。那个永远也摆不脱的太阳，这时在我头顶的树梢上结成了一个命运之网。我一走，网也走；我一停，网也停。我愤怒地瞪着它，从心底发出无语的诅咒。然而，我脚下的山路，还是得靠一步一步地征服。在那块石板上，那一群渺小的蚂蚁不也在爬吗？那块石板对它们来说，不也是一座大山吗？那么，我也只有别无选择地朝前走。到了半山腰的石板路旁，我在那一片树荫下拣了一块大青石坐下来，一缕微弱的凉气，便从我屁股的肌肤直向心脾浸润。回头看着被我一级一级踩下去的石梯，关于人生的联想，便不绝如缕地浮上心头。

终于到了山顶。油亮的石面上跳闪着太阳的金光。此时，我已是心如火烧，口冒白沫，疲惫交加，饥渴难耐。好在似乎是上帝着意的安排，在林边的茅草丛中，出现了一眼山泉。我连忙扑过去，拂开浮在水面的几茎野草，双手捧起那清冽冽的泉水，咕嘟咕嘟地灌了一个肚儿圆。我用手抹了抹嘴，整个身心都透出一种甜美的滋味。正是这样一种体验，才能使我深深地领会乌尔法特发现的

《生活》哲理：用金杯盛水，用土杯盛水，和用手捧水，这都并不重要，“只有那些最渴的人才最了解水的甜美”，尽管你可以坐在绿荫下的靠椅上，身边放着漂亮的水壶，拿着精致的茶杯喝上几口，也仍然品不出这水的甜美来，因为你没有干渴。

忘不了啦，少年时期经历的这条“山中的路”！我这一生也永远摆脱不了这样一种“山路”。但是，我同时却又能清楚地看到，我每一次洒在那“山路”中的汗水和泪珠，在一个浪漫的理性主义者的眼里，都被岁月的风雨化成了一颗颗晶莹的琥珀。

妈妈与孩子

流年似水，那一次等待妈妈的归来，早已是遥遥地相距十年。……然而，它却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片明净的呼唤，有如一溪不曾犹豫的流水，竟日潺湲，滋润着我的人生。

开始是砸木雕石凿的罗汉菩萨，接着就是这一派与那一派的“文攻武卫”。城市与城市之间此起彼伏的枪声，打断了川南半壁河山的交通，我们乡场上那条车辙两边长满了杂草的碎石公路，便在大娄山中整日里显得更加空空荡荡。……那一天的早晨就像夏日里的一片绿叶，在我们那一隅偏僻而青苍的乡场上，是随时都可以俯拾得到的：麻雀跳上枝头，叽喳着它们一天的生计，那一块兼作窗户的玻璃瓦，也开始泛出了些微的曙色；一缕闲置在岩鹰山顶的悠悠白云，漫不经意的人尽可以认为老天爷好久以来晚上都忘记收拾进去。但是，又一天的日子，仍然一步也不停地接上来了。

我刚离开床沿，弟弟那双滴灵灵的眼睛随即也睁开了，懂事地瞅瞅我，又环顾着我们这间茅草小屋。按照妈妈临行时的嘱咐，她前天就应该归来。……长满枞树的丛林里，大家雀都在为集中的雏鸟打食子，我们的妈妈，也背着那只紧口深底的背篓，装着剪刀、皮尺、加工的新衣和缕缕的疲惫，穿过一片林子，行走在那像烟缕一样漫山缭绕的小径上。

……那一天早晨，要是家里那只陶瓷坛子里能够多有一升半碗碎米，事情也许不会到今天都还这样刻骨铭心。——我把手伸进坛子去抓挠，只有那么一撮剩米，在空落的坛壁上沙沙沙地碰撞……要是妈妈在家里，她总能想出好多办法：为张家缝一件新衣，能收几文；给李家补一条裤子，又可以拿到几分。……而我，那天早晨却只能盯着从灶上猪鬃锅里蒸起的丝丝热气，把它们幻化成一个又一个五彩缤纷的主意，等到揉一揉惺忪的睡眼，一切就又都似有若无了。

门前的铁线草，在片石垒成的石壁上你牵我扶，盘根错节，终于在这催发生命的夏天，长成了蓊蓊郁郁的一片。我抚弄着那一根根柔蔓的草茎，苦苦地思索着：左近的邻居叫我帮她家踩稀煤，这是我老大不愿的事情。曾经有一天的傍晚，我在门前一边学拉二胡，一边等待去小河边洗衣服的妈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我正满心地喜欢这一段歌子。然而，就是这位邻居，扭着粗壮的腰肢，绕着道来到我家门前，说我是“杀鸡杀鹅”，吵得她心烦，生生地扯断了我的一根钢丝琴弦。——但是，想到能换到一顿早饭，也许还能在弟弟

的心中增添那么一点哥哥的温暖，纵然是被人屈辱一回，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于是我去，去帮我们的高邻踩煤。等到太阳从高处落下来，驱走了这凉浸浸的早晨时，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也终于踩完了那一堆将近千斤的煤渣。蹲在一旁守着的弟弟，也跑上前来捏着我的手，毛茸茸的小脸，在我的手臂上磨蹭……。邻居家的饭正好已在饭桌上热气蒸腾，洗了脚，走进去，坐下来，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那位高邻肥大的臀部，却把门挡得只剩下一条夹缝，并且拿腔拿调地问我：“你们家吃了饭没有？要是没有，……那，就在我们这里吃吧。”她的儿子，恰好从夹缝里伸出大半个脑袋来望着我和弟弟。……好像有一根钢针，猛一下刺在我那幼小而明敏的自尊心上，我的鼻子一酸，两眼的泪水差点滚了出来。但是，我忍住了！我毅然停下脚步，紧紧地抱着弟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满桌蒸腾着热气和香味的饭菜。弟弟毕竟是一个才满九岁的孩子啊：他不断地掉回头去，依依难舍地望着那一桌得而复失的饭茶；直到它完全被我们默默地抛在脑后为止。

……回到家里，一切都空空的，寂寂的。不知从哪儿跑来一只蟋蟀，在炉灶的夹缝里啼叫。烧完了猪潲的火炉上，一群天蓝色的火苗呼呼地闪烁着。如果是在冬天，妈妈出去了，我和弟弟吃了饭，喂了猪，就会偎在火炉边，分配着那不断闪现、又不断消失的蓝色火苗，作为我们各自喂养的“羔羊”。但那天早晨，弟弟的沉默，成了对我的一种压力。他的脸上没有笑容，当然同时也